

同心圓理論與教育文化的新思考

■杜正勝／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、前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社會文化委員會委員、故宮博物院院長

同心圓理論即從台灣認識起，再認識周邊、認識中國、認識亞洲、認識世界的一套知識發展架構。

陳董事長、各位來賓、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。如果看過民視，陳董事長政治評論的人，就知道他的台語講得很標準、很文雅，我雖然可能比他小沒幾歲，但是今天教育的過程中，我應該要用台語來演講，但是我還是要尊重還有一些聽不大懂台語的，所以等一下我還是用中國普通話。

要開始今天的講題之前，我先聲明一下，有時候講些什麼話，有些事情媒體這樣報導，有的也不太了解。今天我是以民間學界人士來發言，與我以後未來的工作沒有關係，但以一位民間人士、學者立場而言，當然我有我的權利，我仍然可以發表我的演講。因為要參加這次會議，還有訂這個題目，都是新的人事案發表之前的事。

今天要談的是同心圓理論與教育文化的新思考，其實好幾年前，我在報紙上也曾經寫過，我記得是李登輝總統第二任民選總統的時候，我以民間的學者身份發表政治評論，我認為政府第三波的改革，應該是一個文化的改革。在台灣五十年一步一

步的走過來，我想大家都可以知道，大概在1970年代中期以後，經濟逐漸起飛，就是一個經濟改革、經濟轉型的成功。到1980年代的晚期，才開始整個正式鬆動，當然這個政治的改革，跨大步伐來走，這是1990年以後的事情，也就是過去這十年，這是我們第二階段的成就，就是政治的改革。

坦白講，過去這幾年，在這一方面是有一些進展，像剛剛陳博士所說的，譬如說認識台灣的這一種課程的確定、推行，是有一點進展，但是大家可以感受到。當經濟要改革、要自由化，基本只有少數人會公開反對，政治要民主化，當然大家也看出政治的鬥爭，過去的這十年，我們今天看起來天經地義的事情，但是只要回到三年前、四年前、五年前，把那時候的報紙一打開，你會發現，今天認為是天經地義的，在那個時刻可能會吵翻天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總統直選、公民直選，今天誰會反對公民直選？這些是天經地義的事情，但是請大家回到那個時候，公民直選、委任選舉或是什麼主流、非主流，把那時候的報

紙拿出來看，你會覺得台灣快要崩潰，這下子一定會分裂。好多好多政治上的改革都是，但是這樣一步一步也走過來了，我發現台灣的人非常的健忘，這一些都不記得了。前幾天我接到一個年輕朋友的E-mail，因為他看到我寫的一些文章，他有感慨，他提起一個疾風，我想大概很多人已經忘了「疾風」，這樣的一小撮人，你一方面可以說是急右派，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急左派，因為急右派極度的中國民族主義，你說他是共產的中國民族主義，在那個時期好像也喊了不小的聲音，但是今天誰又記得「疾風」呢？所以，過去的這一些，即使政治上的波動，看起來驚濤駭浪，這樣子也過來。現在剩下的，在我看來，文化的思考，不像政治可以表態，但是存在每一個人的心裡。這也許是你的朋友，也許是你的親戚，但是整個的這個，一碰到文化這一層的認識，好像就隔了一個無形的一道屏障。我也聽到媒體的朋友，我相信是少數的，他的感慨，他說我們台灣有一些節目其實做得不錯，收視率也蠻高的，譬如說「汪洋中的一條船」，但是在整個媒體不會感受到，對公視所拍的這一齣連續劇，在媒體裡不能感受到民眾的喜好。據說這個收視率蠻高的，但是這個「人間四月天」，你會覺得它是風靡一切，到底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心理？「人間四月天」據說也拍得不錯，我很少看。「汪洋中的一條船」我是看了幾集而已，我沒有時間看，人間四月天我大概也看了兩三集，事實上是不錯，只是在這當中存在的一個，有時候跟一些朋友見面，這個也許有的是師長輩了，我們談起雍正王朝，那一種玫瑰色的，好像尋找到它的一個心靈歸宿。但是我接觸到中國大陸的朋

友，尤其是歷史學家，他對雍正王朝批評得體無完膚，我在那裡也不知道說什麼，我只是說以我研究歷史的人，我可以說，如果演出來的戲讓你覺得非常有趣、非常好看，那個歷史的程度越來越少，我只能這樣子說。

這反映一個什麼呢？反映一個故國之思，反映一個他心靈上要歸屬的、要憧憬的一個地方，好像中國歷史上曾經記載過，譬如說，南宋北宋這一分，北宋滅亡剩下南宋，在黃河流域的已經被金朝統治了，南宋的政府那時候雙方是有使節，有大使這樣的來往。南宋的使節到了黃河流域去，這個當然是南宋人的記載，大家姑妄聽之，因為我們看史料誰記載的關係這很重大，我們讀到南宋人的記載就說，他們的使節團去了，沿路的人（當地的人），以前被宋朝統治，現在被女真人統治，都夾道到旁邊看，默默的眼淚都流下來了，因為看到這是我以前政府的人。我覺得現在台灣，對於我剛剛提到的那種現象，其實在反映我們師長輩現在六、七十歲這一輩以前的人，都是反共的急先鋒，不論你是從哪一種立場來反共的，是國民黨的反共，或是自由主義的反共，面臨台灣現在情境的時候，他做了一個選擇，他的心靈上（如果我有誤解的話請大家包涵），他不是選擇，真正脫離專制集權的台灣，真正進入民主自由的台灣，他的心靈是在選擇他憧憬的那個地方，而那個地方還是集權的國家，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現象？我的理解、我的解釋，是基本上五十年教育的結果，以中國文化、中國歷史為主體所教育的結果，塑造出來的人格，當台灣情勢這樣變化的時候，他沒有了根、空洞化，基本上已經空洞化了，我說台灣

思想的空洞化，所以，這是一個文化的問題。

所謂同心圓的理論，是從台灣認識起，再認識周邊、認識中國、認識亞洲、認識世界。這可以說是知識發展的架構，不論是人文的，或是社會科學方面的，大概我想我所著重的是以人文學為主，廣義的人文學為主。這樣的一個思想當然會引起爭議，所以有人說我是一個有爭議的人，我想在台灣，左左右右、急獨急統，什麼都有，有一點看法的人，絕對是會有爭議。東邊的人說你太往西了，西邊的人說你太往東了，這是我們的民主化，這也是我們現在足以傲世人的，什麼都有，我們什麼都罵，總統都可以罵、國家都可以罵。我剛要來的時候，我的司機說，有一個什麼大陸人去新竹去，好像當地有人播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，這個也可以存在，這是我們民主化可以向世人驕傲的地方。

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不過我想一些比較客觀公平的人，他還是會給予比較肯定的評價。我前幾天碰到一個台北師範學院的老師，我不必說他的政治態度，但是他的政治態度絕對不會跟我一樣，我可以這樣講。他說你的同心圓的理論，是給我們整個教育解套，我們整個教育到現在這個地步，是在某一個我常常說的，像孫悟空頭上帶的金箍一樣，它隨時把你收縮進入的。

其實我研究的是中國歷史，我在年輕的時候就注意中國與外面之間的關係。大學畢業後我的研究所老師叫做劉朔明老師，他交待一本書叫我看叫我翻譯，就是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個非常有名的漢學家，叫做巴特·洛格，他是芝加哥的館長，是一個東方學者，他的一部鉅著

叫做 *Chino Iranica*，*Chino* 就是中國，*Iranica* 就是伊朗，拉丁式的書名，這個我翻作「中國與伊朗的文化交流」。他就是從動物、植物、礦物這三方面來討論，到底哪一些東西是從伊朗或是西藏，或是南亞這一方面進入中國，而且在中國生活裡面，它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，專門是討論這一方面的問題。所以我以前一直注意到，其實你不能把中國圍起來看，它是跟外面有密切關係。像我工作的單位—歷史語言研究所，第一代的前輩考古組主任，可以稱之為中國近代考古學之父—李驥先生。他說我們讀歷史都是上了秦始皇的當，什麼是上了秦始皇的當呢？你在看中國的歷史往往都是在長城以南，整個腦袋、想像都是在長城以南，他說不是的，這個歷史文化的發展，要把中國放在亞洲史這一塊大陸來看—亞洲大陸來看，這是學術上的傳統。所以以前我在教書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在這一方面，其實整個國族史的概念那麼強烈，而且整個編著教科書都是這樣，外面的這一些，其實外面很多東西都存在於中國內部，但是大家不太去理論。當然我會進一步的思考，我在台灣我的受教育過程，我想在座的各位絕大多數都是這樣，我們不瞭解台灣，台灣的歷史、台灣的內在都不瞭解。

前幾天，有一個客人從美國來，他是大陸的一位學者到美國去唸書，後來就留在美國了。他是設計師，他有一個親戚是在台灣，這個親戚地位以前也是蠻高的，現在年紀很大我不必說他名字。他的親戚當他導遊，因為他第一次到台灣台北，看看台北，這位親戚怎麼看台北？第一，他從萬華開始看起，萬華—迪化街，就是萬華大稻埕這樣，再來中山北路，再來就是東

區。我說你這個親戚對台北市的發展很有概念，他瞭解台北的歷史。但是這樣的一個情形，試問我們今天多少大學生、高中生，如果他一個朋友從外地來的、外國來的，要教他導遊從歷史的觀點來看，一個地方一個地方看過去，能夠瞭解台北市，能嗎？能夠走這一條線？我們的學生、年輕人能嗎？因為我們以前沒有教。所以在這裡發現即使是五十年，從大陸來的朋友、同胞，有的人真的瞭解台灣，有的拒絕瞭解台灣，他覺得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。

從這樣的文化我們可以看出，所謂國畫畫的松樹、梅花，跟台灣到底有多少接近？除了高山不講，高山其實跟我們人的生活離得很遠。在週遭生活裡面，你一輩子看過幾棵松樹？看過幾朵梅花？你最熟悉的在我們的藝術作品裡面看不到。我喜歡讀近代的文學作品，許地三是我很欣賞的一個人，倒不是因為他在台南出身的緣故，他的文筆、眼光、人格，他的事件我很喜歡，但是其中我有喜歡的一點，我們的作品出現台灣的什麼東西？主要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，所以提到一個概念，不是要把它縮在台灣這小範圍裡。剛剛陳董事長已經講，其實我的概念他剛剛已經說了，就是要從這裡出發，一件一件出去，我們都要開始對中國、對世界多瞭解。

只是以前都是中國一線，台灣是附屬品，大家讀的歷史裡面，在什麼樣情況下台灣才走上歷史教科書的舞台，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，大家想一想，沒有台灣本身的主體歷史存在，台灣是一個功利性的、附屬性的東西，它的價值是這樣而已。當然以前的價值只是為了反攻大陸的基地，這是台灣存在的價值，現在又不反攻大

陸，台灣該怎麼辦？

所以當我提本土中國與世界這樣一種架構的時候，其實我觀察我的原稿、日記，我在這邊我需要有版權的交代。「本土中國與世界」是我原來構思的題目，後來報社的編輯幫我改成「同心圓理論與教育文化的思考」。他並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就改了，但其實改得很好，因為我原來的題目是這樣，而原來的副標題是：「當前人文社會科學與政治社會生態互動的環節」。那時候是張光直院士要回來，李遠哲院長聘請他當中央研究院副院長，所以報社就說張光直先生要來當副院長，你就發表一點意見吧，希望我寫一點。他是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，所以我就這一點來提出，把我以前所想的整理出來，就是對於人文社會科學跟政治社會互動的一個思考。意思是說我們現在人文社會科學，方向應該怎麼發展？

本來我是一個歷史學家，我怎麼敢那麼大膽去管整個人文社會科學，我也不會。我有我的分寸，但是那時我只是應報社的要求，我的主要題目是：「浴火的鳳凰」，我想大家知道這個神話的意義，我的意思是說，台灣能夠新生，像浴火的鳳凰。我想報社的人覺得這個浴火的鳳凰，你在說什麼東西，對一般的民眾也產生不了這種親密感或直接的感受。所以他根據我的內容，我裡面所說，還有當然本土中國世界裡面我也有這樣的話，他就用裡面的話、用我的內容，就做成這個標題，這個標題當然我後來也用，其實我這個也不是單環架構，你要說四環架構也可以，五環架構也可以，反正同心圓理論由最接近的一直往外擴散。

我今天在這裡說明這一點，除了交待一

點原委之外，我還要說明我原來的用意，就是希望大家整個社會來思考，我們在整個人文社會的走向，有沒有一個新的方向？這個新的方向應該要怎麼個走法？我的用意就是這樣而已，這是針對我們過去的教育。北京人、山頂洞人、仰韶文化、龍山文化、黑陶…一路下來，什麼時候給你跑一個台灣出來，說隋煬帝派什麼人到什麼地方，那個夷洲大概就是台灣；說什麼元代的時候在澎湖設立…，台灣在中國歷史的骨幹下，它有的時候需要給你一點，就給你一點，因為至少在台灣；再來就是說鄭成功、清朝政府以後，劉銘傳什麼新政；再來就是日本人，日本人的統治也不必說；再來就是國民政府來了，就是反共復國基地。我們以前的歷史架構是這樣的，台灣完完全全是副屬品。好，歷史是一環，是這樣子，大家看看，你們回去看，把你家裡的小學課本，到中學課本，國文課本拿來看一下，我在這邊都是印了目錄，我想今天也沒有時間在這邊敘說，我只是提醒各位查一下，我們的小學課本的國文課本，到底教我們小學生什麼東西？國中教什麼？高中教什麼？

我再說一下，譬如說小學課本，其實這是非常小的，小學課本第二冊，它有一課：春天來了。要撇清楚，這完全是一個北溫帶，黃河流域的北溫帶的生活型態。所以我記得唸初中的時候，也是有這個，大概是朱自清吧，春天來了這樣的。這完全是北溫帶人的那種，春夏秋冬分明的情況，對春天來的喜悅。我們完全用那一種心態，所以小學第二冊就開始，我看了一下小學的課本裡面，全部十幾課，稍稍跟台灣有點關係的，除了第二冊「到竹山去玩」、第四冊「鹿港風光」、第五冊「媽

祖出巡」、第六冊有一篇叫做「古城巨炮」，其它都沒有。另外有一種小學課程，他還來個「李冰治水」，都江堰的那個，我們嘉南大圳都不必講，什麼李冰治水、二郎神什麼神話…，我們這種教育是什麼樣的內容？

另外，現在小學課本不只一套，當然也有講阿里山的、淡水河、中正紀念堂…相當多的江南風光、萬里長城、採蓮謠等等。我絕對沒有排斥哪一種，我只是把這樣的現象跟各位報告而已。如果我們把國中國文課本，我覺得跟台灣可以扯上一點關係的，有一套全部三年級的國中課本，兩篇，一篇「溪頭的竹子」，一篇「於荷蘭鎖匠書」；另外一套有三篇，一篇「車過枋寮」，「於荷蘭鎖匠書」這是鄭成功寫的，再來「億載金城」；另外有一套「溪頭的竹子」特別有人從小學一直唸到中學，其它都沒有了。台灣詩選就是選台灣的巫永福、丘逢甲，高中課本連雅堂台灣通史序，還有一篇很長叫做八風管虎道，我覺得那太長了，除此之外沒有了。其它什麼我不願意在這邊再批評，但我們要想一想，學校教育要教給孩子什麼，你純粹教文學嗎？教他能寫嗎？我想這一些文選絕對都達不到這樣的目的，就是說它能夠使用很好的中文嗎？我可以保證百分之一百不可能的，其它的文化教育就不必講。

所以在這裡，我覺得事實上我們真的是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，這樣的一個問題，就是我剛說的台灣的空洞化。我們應該一個比較的平衡，既能夠認同台灣，也能夠瞭解中國大陸，也能夠進入世界。我剛才講，一談到世界這一層，我們所有的課本，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，大概沒

有超過三篇是屬於世界的。我們要教育孩子什麼樣的世界觀？這樣一個問題，我在這裡需要不客氣的講一句話，前幾年的教改，做得很多也很努力，但是教改提出的口號是鬆綁，這鬆綁是制度的鬆綁，但是教改沒有辦法去碰觸到實質的問題。據李院長說，我不曉得這是至少我聽到的，據

他說，其實在教改委員會裡面，一碰到這個問題就有不同的意見，就吵架，我想這就是台灣的民主化，利弊得失值得大家共同再反省。 ◎

（此專題演講發表於4月29日舉行的社會文化與教育「新世紀政策」研討會，由陳雪琴記錄整理。）